

这些天在书房里翻来翻去,想找一本好看的书消遣,最终吸引我的是弗·伊斯坦布·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译者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隐先生。

丹钦科的名字对于熟悉戏剧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大导演,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将契诃夫的《海鸥》《三姊妹》和《樱桃园》等作品成功搬上舞台。斯坦尼将这些戏剧表演的舞台经验提升为系统的戏剧理论,建立起

席卷全球的斯坦尼体系。从戏剧专业角度讲,丹钦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他最早意识到契诃夫戏剧的潜在价值,说服

尼理论体系的僵硬,而把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戏剧发现归功于丹钦科。从丹钦科的回忆中,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戏剧艺

钱,除了演职人员,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提供高品质的戏剧剧目。照一般人的想法,找名角,排演一些戏剧史上叫得响的剧目,总

回忆录中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此前排演过其他一些剧作家的剧目,但俄罗斯评论家一致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是从《海鸥》的排演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标志和品牌。它不仅是在排演剧目,更是把它自己的一套戏剧标准,贯彻到每一个具体排练和演出环节,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演出剧团相比,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这种特点显示出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艺术理念上的创新和领先,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很多剧团纷纷效仿,对世界戏剧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等待解封的日子里,我重温了经典老电影《幸福终点站》。这部影片上映于2004年,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男主维克多(汤姆·汉克斯饰演)来纽约圆梦,刚到机场就被告知因其祖国陷入战乱,签证失效。他只能滞留机场,一留就是整整九个月。九个月对语言不通又没钱的异乡人而言有多难不言而喻,而他硬是用自己的善良和执着在困境中开出花来,出了机场,终得梦圆。

## 读一本好书,可以明白很多道理

——关于丹钦科的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

杨扬

了对戏剧创作失去信心的契诃夫,同意将《海鸥》重新排演;也是丹钦科说服了斯坦尼,请他留意契诃夫戏剧不同于以往任何剧作家作品的特殊之处。记得王元化先生在晚年谈戏剧的文章中,曾批评斯坦

尼理论体系的僵硬,而把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戏剧发现归功于丹钦科。从丹钦科的回忆中,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戏剧艺

钱,除了演职人员,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提供高品质的戏剧剧目。照一般人的想法,找名角,排演一些戏剧史上叫得响的剧目,总

回忆录中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此前排演过其他一些剧作家的剧目,但俄罗斯评论家一致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是从《海鸥》的排演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标志和品牌。它不仅是在排演剧目,更是把它自己的一套戏剧标准,贯彻到每一个具体排练和演出环节,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演出剧团相比,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这种特点显示出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艺术理念上的创新和领先,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很多剧团纷纷效仿,对世界戏剧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等待解封的日子里,我重温了经典老电影《幸福终点站》。这部影片上映于2004年,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男主维克多(汤姆·汉克斯饰演)来纽约圆梦,刚到机场就被告知因其祖国陷入战乱,签证失效。他只能滞留机场,一留就是整整九个月。九个月对语言不通又没钱的异乡人而言有多难不言而喻,而他硬是用自己的善良和执着在困境中开出花来,出了机场,终得梦圆。

你从哪里来?你从西双版纳来!上海疫情严峻,你承载着西双版纳各民族深情厚谊,身披着版纳的热烈阳光,浸润着版纳的清澈甘泉,日夜兼程,来到上海,为我们送来餐桌上的五彩蔬菜。

绵糯的南瓜,脆甜的冬瓜,清香的卷心菜,甘冽的茶叶,闪亮的大米,还有新鲜的水果……作为曾经的上海知青,我们还是在十七八岁年纪,就知道你们长在

地里、挂在树上的模样,也早已品尝到你们的特有滋味。那时的我们,满怀理想,义无反顾,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不远万里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和村村寨寨,屯垦戍边,为改善边疆面貌,用我们的热血和激情,在那片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竹篱茅舍,栉风沐雨,谱写早期“沪滇合作”的人生青春之歌。我们也由此与当地农场老工人、村寨山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犹如奔腾不息澜沧江波涛的深情厚谊,让我们彼此之间,时常牵挂

在心,这是因为,当年艰苦生活历练锻造的毅力、才干和精神,都是那么深刻地影响着

我们后来的前途和命运!今天,在这个抗击疫情、共同守“沪”的春天,西双版纳的上百吨蔬菜水果,优质、快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眼前,也同时浮现出那蓝天白云下,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庞。景洪市傣族曼曼寨的玉波姑娘说:“百余吨果蔬,虽然对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来说,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都是远在千里之外南疆人民的满满爱心,礼轻情意重啊!”深山林里的勐仑镇阿克寨,山势陡峭,是个“马到山前也要掉泪”的偏远之处,见到那里的爱妮族村民捐款纸条,不工整的汉字写着:奔本20元,节左20元,日飘20元……他们与当年不畏艰险、患难与共的上海知青,有着多少血浓于水的感人故事!现在的他们由衷说道:“边疆浦江心连心,版纳上海一家亲。”

2022年,是《西双版纳》杂志创刊40周年,年初,刊物约请几位与云南有密切关联的上海知青作家题词。叶辛题写:以文学的诗意和激情,展示版纳多彩的风情和奇丽。沈石溪题写:西双版纳是我的文学故乡,《西双版纳》杂志是我的文学渡船,我从这里上船,驶向广阔的文学天地,往昔花团锦簇,前景灿烂辉煌。而我的感想是:有了版纳,就有了诗意,有了版纳,就有了传奇,我们都是永远的版纳人!

真情的奉献,从来就不求回报,但是,一旦得到对方的感恩赞扬与相助,这种感动至心的情感,是会让彼此热泪盈眶的。我已知晓,你从那里来,再不问,你从哪里来。曾经,我们远在天边,今天,我与你,近在眼前。

近年来,我回头去看百年前的作品时常会觉得别扭,恐怕也是因为身为女性的年头越来越久了,对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渐渐有了新的看法。近一百年前,伍尔夫看过的文学时就曾感叹:只有进入男性视野乃至被凝视、与之有爱或情时,女性角色才能成立,才有被描写的价值。女神不会有凡俗时刻,女巫不会有高光时刻,女巫不会有好下场,这就是女性没有自主权时在文学里的存在状况。而且,她们都没有职业,只能在家庭、农场、修道院里消磨一生,对比之下,现当代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就丰富太多了,因为她们可以受教育,有选择工作和生育的机会——这正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强调的。总之,百年前的女主人公们体验的爱情越来越可疑了。年轻时,文科班的学生都

在等待解封的日子里,我重温了经典老电影《幸福终点站》。这部影片上映于2004年,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男主维克多(汤姆·汉克斯饰演)来纽约圆梦,刚到机场就被告知因其祖国陷入战乱,签证失效。他只能滞留机场,一留就是整整九个月。九个月对语言不通又没钱的异乡人而言有多难不言而喻,而他硬是用自己的善良和执着在困境中开出花来,出了机场,终得梦圆。

维克多的梦是为已故的父亲拿一位纽约爵士乐手的亲笔签名,这个梦这么小,却因为机场的滞留变得那么大,几乎成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维克多本可以走捷径,机场主管故意给他指明管理的漏洞放他走,但是他没有,因为他遵守规则。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机场主管没那么好心,只想把维克多这个麻烦踢出机场,由别的部门去收拾。真的走了捷径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他。

住在机场的维克多就像沙漠中的仙人掌,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他用智慧和双手先是实现温饱,后来达到小康;他又像黑暗中的小太阳,尽自己所能帮助周围的人,成了机场的英雄……真是应了那句“世界以痛吻他,他却报之以歌”。他的善举得到了善待,最后在周围人的帮助下走出了机场。当我看到影片的最后,机场清洁工印度大爷只身拦飞机;机场的店员们都赶来给他送行;机场的警长对上司的命令置若罔闻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放他出门、目送他出机场时,依然感慨不已。原来善良也是会传染的。这棵小小的仙人掌硬是用一己之力,将沙漠变成了绿洲啊!

等待很难,在失望的等待中最容易做的是放弃。但维克多没有,他选择了坚持。这或许源于他的基因传承:父亲生前为了集齐一个乐队的签名等待了四十年;或许又因为他的家国情怀:当机场主管告诉他,只要说“害怕回到祖国”就可以出机场时,他断然拒绝;或许还得益于他坚持学习:在等待的日子里努力学英语,一句邀请的话都反复练习……积极等待的维克多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教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应对突变、以怎样的努力去坚持信仰、以怎样的善良去影响他人。

然并非所有的等待都能如愿,维克多实现了对父亲的承诺却赢不了心仪的女子,她和他告别时说“这是命运”。二十年前看片时我不太理解,现在却觉得这种安排更真实并接近生活的真相。生活教会我们欣然接受命运的一切馈赠,好的、坏的;幸福的、痛苦的。等待之花未必结出幸福之果,但若等过、爱过,如是不枉此生。

标准来要求中国的话剧艺术,不仅仅是表导演,而且还包括排练、舞美等一系列与戏剧相关的环节,都有了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所以,有评论者认为《茶馆》不仅仅是一部优秀话剧,更是新中国“国家戏剧”的最高典范。但这种“国家戏剧”不是国家意志灌输下来的结果,而是像焦菊隐、老舍这样一批杰出的戏剧艺术家持之以恒、长期努力的结果,而焦菊隐先生的这种戏剧理想,正是从丹钦科的回忆录中不断汲取力量的。

焦菊隐先生在译后

在等待解封的日子里,我重温了经典老电影《幸福终点站》。这部影片上映于2004年,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男主维克多(汤姆·汉克斯饰演)来纽约圆梦,刚到机场就被告知因其祖国陷入战乱,签证失效。他只能滞留机场,一留就是整整九个月。九个月对语言不通又没钱的异乡人而言有多难不言而喻,而他硬是用自己的善良和执着在困境中开出花来,出了机场,终得梦圆。

维克多的梦是为已故的父亲拿一位纽约爵士乐手的亲笔签名,这个梦这么小,却因为机场的滞留变得那么大,几乎成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维克多本可以走捷径,机场主管故意给他指明管理的漏洞放他走,但是他没有,因为他遵守规则。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机场主管没那么好心,只想把维克多这个麻烦踢出机场,由别的部门去收拾。真的走了捷径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他。

住在机场的维克多就像沙漠中的仙人掌,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他用智慧和双手先是实现温饱,后来达到小康;他又像黑暗中的小太阳,尽自己所能帮助周围的人,成了机场的英雄……真是应了那句“世界以痛吻他,他却报之以歌”。他的善举得到了善待,最后在周围人的帮助下走出了机场。当我看到影片的最后,机场清洁工印度大爷只身拦飞机;机场的店员们都赶来给他送行;机场的警长对上司的命令置若罔闻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放他出门、目送他出机场时,依然感慨不已。原来善良也是会传染的。这棵小小的仙人掌硬是用一己之力,将沙漠变成了绿洲啊!

等待很难,在失望的等待中最容易做的是放弃。但维克多没有,他选择了坚持。这或许源于他的基因传承:父亲生前为了集齐一个乐队的签名等待了四十年;或许又因为他的家国情怀:当机场主管告诉他,只要说“害怕回到祖国”就可以出机场时,他断然拒绝;或许还得益于他坚持学习:在等待的日子里努力学英语,一句邀请的话都反复练习……积极等待的维克多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教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应对突变、以怎样的努力去坚持信仰、以怎样的善良去影响他人。

然并非所有的等待都能如愿,维克多实现了对父亲的承诺却赢不了心仪的女子,她和他告别时说“这是命运”。二十年前看片时我不太理解,现在却觉得这种安排更真实并接近生活的真相。生活教会我们欣然接受命运的一切馈赠,好的、坏的;幸福的、痛苦的。等待之花未必结出幸福之果,但若等过、爱过,如是不枉此生。

标准来要求中国的话剧艺术,不仅仅是表导演,而且还包括排练、舞美等一系列与戏剧相关的环节,都有了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所以,有评论者认为《茶馆》不仅仅是一部优秀话剧,更是新中国“国家戏剧”的最高典范。但这种“国家戏剧”不是国家意志灌输下来的结果,而是像焦菊隐、老舍这样一批杰出的戏剧艺术家持之以恒、长期努力的结果,而焦菊隐先生的这种戏剧理想,正是从丹钦科的回忆录中不断汲取力量的。

焦菊隐先生在译后

## 你从哪里来



修晓林

你从哪里来?你从西双版纳来!上海疫情严峻,你承载着西双版纳各民族深情厚谊,身披着版纳的热烈阳光,浸润着版纳的清澈甘泉,日夜兼程,来到上海,为我们送来餐桌上的五彩蔬菜。

绵糯的南瓜,脆甜的冬瓜,清香的卷心菜,甘冽的茶叶,闪亮的大米,还有新鲜的水果……作为曾经的上海知青,我们还是在十七八岁年纪,就知道你们长在

地里、挂在树上的模样,也早已品尝到你们的特有滋味。那时的我们,满怀理想,义无反顾,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不远万里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和村村寨寨,屯垦戍边,为改善边疆面貌,用我们的热血和激情,在那片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竹篱茅舍,栉风沐雨,谱写早期“沪滇合作”的人生青春之歌。我们也由此与当地农场老工人、村寨山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犹如奔腾不息澜沧江波涛的深情厚谊,让我们彼此之间,时常牵挂

在心,这是因为,当年艰苦生活历练锻造的毅力、才干和精神,都是那么深刻地影响着



素心若雪 静观自然 (书法) 秋声

近年来,我回头去看百年前的作品时常会觉得别扭,恐怕也是因为身为女性的年头越来越久了,对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渐渐有了新的看法。近一百年前,伍尔夫看过的文学时就曾感叹:只有进入男性视野乃至被凝视、与之有爱或情时,女性角色才能成立,才有被描写的价值。女神不会有凡俗时刻,女巫不会有高光时刻,女巫不会有好下场,这就是女性没有自主权时在文学里的存在状况。而且,她们都没有职业,只能在家庭、农场、修道院里消磨一生,对比之下,现当代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就丰富太多了,因为她们可以受教育,有选择工作和生育的机会——这正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强调的。总之,百年前的女主人公们体验的爱情越来越可疑了。年轻时,文科班的学生都

爱读名著,同学们争相阅读《呼啸山庄》《简·爱》《巴黎圣母院》……有个女同学最喜欢《包法利夫人》,她是我们中间最早熟的女生之一。她把书借给我,我勉强读完,觉得乏味,不太理解她为何那么热衷于爱情的故事。她自有一番解释:简·爱的爱情太卑微了,艾丝美拉达得到的爱太苦了,爱玛不断地追求爱情,最后决然去死,最轰轰烈烈,因而最浪漫。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早已失联,但我重读《包法利夫人》时,很想再找她聊聊,告诉她,现在我不仅能把婚外恋的情节撇清,看到福楼拜真正要写的现实问题,还能确凿地说:爱玛经历的不是爱情悲剧,而是经济悲剧,她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心爱的对象,太不

明智,但我们没法怪她傻、怪她虚荣,因为她在那个年代所受的教育就是那样:女人只能依附男人得到面包和幸福。福楼拜要批判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

## 爱是永恒,也与时俱进

于是浪漫主义思潮,爱玛只是作家思想的载体,在描写她和几任情人的关系时,作家显然更擅长用嘲讽的笔调揭露那些花花公子的谎言和残忍,但并不能深入爱玛的内心——她该有多少崎岖的心路啊,她的感官该有多么丰富的体验啊,但这并非技高超的福楼拜想要或能够描写的。现在的我会说,《包法利夫人》完全不是爱情小说,或者说是一被爱情的概念和标准流程误导的女性社会悲剧。

爱情的概念,小说里比比皆是。如今的霸道总裁和昔日的戎马英雄是一个类型,他们爱上的女性,比如美到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海伦,比如爱吃荔枝的杨玉环,她们体验到的都必须是真爱。难怪二十一世纪

的西方作家们流行改写经典,让珀涅罗珀、喀尔刻乃至海伦都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吐吐槽,说点真心话。如果女人必须美,才配得到爱情,那这个爱情的概念就该被熟读《厌女》的新一代读者打倒。爱情和理财都有风险,爱玛却只知道奉献。从这一点上说,她真的比不上一百多年后某受过高等教育的明星前妻,知道奉献是有价的,投资是要保底的。标准流程,小说里也教得

够详细,从手绢的用法、幽会的时间规划到情话,都有。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另一本被低估的经典,《红字》。赫斯特选择一生背负A字母,带着私生女,坚定地活下去。而私生女之父却龟缩在名誉荣光中不敢承认……这是爱情故事吗?也不尽然是。但这无疑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她自爱,也接受这个世界的真相,甚至独自承担了世俗情爱的必然结果——抚养下一代。这也才是爱情的真正流程:从迷乱的起点到负重的终点。

经典不朽,但观念与时俱进。我们必定不能从昔日男性小说家笔下的故事里寻求未来女性的爱情格局了。

道林和西比尔的恋爱故事,反映了王尔德对艺术和现实关系的思考。

经典与爱情 责编:杨晓晖

